

中华藏书百部

红楼梦



学术顾问◎汤一介 文怀沙 主编◎涂寒

全新校勘图文珍藏版



[清] 曹雪芹 著



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名著 古代长篇小说的顶峰之作

《红楼梦》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顶峰之作。全书以

贾、史、王、薛四大家族为背景，以贾宝玉、林黛玉的爱情

悲剧为主线，构架出了贾、王、史、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史。

书中贾家荣、宁二府父子、兄弟、妻妾、主仆之间错综复杂

的人事纠葛和矛盾冲突，真实地展现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

生活。

中国书店



【中华藏书百部】

红楼梦



【下】

全新校勘图文珍藏版

原著◎清·曹雪芹 高鹗

学术顾问◎汤一介 文怀沙 主编◎徐 寒

中国书店



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

话说平儿出来吩咐林之孝家的道：“大事化为小事，小事化为没事，方是兴旺之家。要是一点子小事便扬铃打鼓，乱折腾起来，不成道理。如今将他母女带回，照旧去当差，将秦显家的仍旧追回。再不必提此事，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紧。”说毕，起身走了。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头。林家的就带回园中，回了李纨、探春。二人都说：“知道了。宁可无事，很好。”

司棋等人空兴头了一阵。那秦显家的好容易等了这个空子钻了来，只兴头了半天。在厨房内正乱着收家伙、米粮、煤炭等物，又查出许多亏空来，说：“粳米短了两担，长用米又多支了一个月的，炭也欠着额数。”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的礼，悄悄的备了一篓炭一担粳米在外边，就遣人送到林家去了。又打点送账房儿的礼，又备几样菜蔬请几位同事的人，说：“我来了，全仗你们列位扶持。自今以后，都是一家人了，我有照顾不到的，好歹大家照顾些。”

正乱着，忽有人来说：“你看完了这一顿早饭，就出去罢。柳嫂儿原无事，如今还交给他管了。”秦显家的听了，轰去了魂魄，垂头丧气，登时掩旗息鼓，卷包而去。送人之物，白白去了许多，自己倒要折变了赔补亏空。连司棋都气了个直眉瞪眼，无计挽回，只得罢了。

赵姨娘正因彩云私赠了许多东西，被玉钏儿吵出，生恐查问出来，每日捏着一把汗，偷偷的打听信儿。忽见彩云来告诉说：“都是宝玉应了，从此无事。”赵姨娘方把心放下来。谁知贾环听如此说，便起了疑心，将彩云凡私赠之物都拿出来了，照着彩云脸上摔了来，说：“你这两面三刀的东西，我不希罕！你不和宝玉好，他怎么肯替你应？你既有担当给了我，原该不叫一个人知道；如今你既然告诉了他，我再要这个，也没趣儿。”

彩云见如此，急的赌咒起誓，至于哭了。百般解说，贾环执意不信，说：“不看你素日，我索性去告诉二嫂子，就说你偷来给我，我不敢要。你细想去罢。”说毕，摔手出去了。急的赵姨娘骂：“没造化的种子，这是怎么说！”气的彩云哭了个泪干肠断。赵姨娘百般的安慰他：“好孩子，他辜负了你的心，我横竖看的真。我收起来，过两日，他自然回转过来了。”说着，便要收东西。彩云赌气一顿卷包起来，趁人不见，来至园中，都撒在河内，顺水沉的沉、漂的漂了。自己气的夜里在



被内暗哭了一夜。

当下又值宝玉生日已到。原来宝琴也是这日，二人相同。王夫人不在家，也不曾像往年热闹，只有张道士送了四样礼，换的寄名符儿。还有几处僧尼庙的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儿，并寿星、纸马、疏头，并本宫星官、值年太岁、周岁换的锁。家中常走的男女，先一日来上寿。王子胜那边，仍是一套衣服，一双鞋袜，一百寿桃，一百束上用银丝挂面。薛姨妈处减一半。其余家中尤氏仍是一双鞋袜，凤姐儿是一个宫制四面扣合堆绣荷包，装一个金寿星，一件波斯国的玩器。各庙中遣人去放堂舍钱。又另有宝琴之礼，不能备述。姐妹中皆随便，或有一扇的，或有一字的，或有一画的，或有一诗的，聊为应景而已。

这日，宝玉清晨起来，梳洗已毕，便冠带了，来至前厅院中，已有李贵等四个人在那里设下天地香烛。宝玉炷了香，行了礼，奠茶烧纸后，便至宁府中宗祠祖先堂两处行毕了礼。出至月台上，又朝上遥拜过贾母、贾政、王夫人等。一顺到尤氏上房，行过礼，坐了一回，方回荣府。先至薛姨妈处，再三拉着，然后又见过薛蝌，让一回，方进园来。晴雯、麝月二人跟随，小丫头夹着毡子，从李氏起，一一挨着，比自己长的房中到过。复出二门，至四个奶妈家，让了一回，方进来。虽众人要行礼，也不曾受。回至房中，袭人等只都来说一声就是了。王夫人有言，不令年轻人受礼，恐折了福寿，故此皆不磕头。

一时贾环、贾兰来了，袭人连忙拉住，坐了一坐，便去了。宝玉笑道：“走乏了。”便歪在床上。方吃了半盏茶，只听外头咕咕呱呱，一群丫头，笑着进来。原来是翠墨、小螺、翠缕、入画，邢岫烟的丫头篆儿，并奶子抱着巧姐儿，彩鸾、绣鸾八九个人，都抱着红毡子来了，笑说道：“拜寿的挤破了门了，快拿面来我们吃！”刚进来时，探春、湘云、宝琴、岫烟、惜春也都来了。宝玉忙迎出来，笑说：“不敢起动。快预备好茶。”进入房中，不免推让一回，大家归坐。

袭人等捧过茶来，才吃了一口，平儿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来了。宝玉忙迎出来，笑说：“我方才到凤姐姐门上，回进去，说不能见我，我又打发人进去让姐姐来着。”平儿笑道：“我正打发你姐姐梳头，不得出来回你。后来听见又说让我，我那里禁当的起？所以特给二爷来磕头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也禁当不起。”袭人早在门旁安了座让他坐。平儿便拜下去，宝玉作揖不迭。平儿又跪下去，宝玉也忙还跪下，袭人连忙搀起来，又拜了一拜，宝玉又还了一揖。袭人笑推宝玉：“你再作揖。”宝玉道：“已经完了，怎么又作揖？”袭人笑道：“这是他来给你拜寿。今日也是他的生日，你也该给他拜寿。”宝玉喜的忙作揖，笑道：“原来今日也是姐姐的好日子。”平儿赶着也还了礼。湘云拉宝琴、岫烟说：“你们四个人对拜寿，直拜一天才是。”探春忙问：“原来邢妹妹也是今日？我怎么就忘了。”忙命丫头：“去告诉二奶奶，赶着补了一分礼，和琴姑娘的一样，送到二姑娘屋里去。”丫头答应着



去了。岫烟见湘云直口说出来，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让让。

探春笑道：“倒有些意思。一年十二个月，月月有几个生日。人多了，就这样巧。也有三个一日的，两个一日的。大年初一也不白过，大姐姐占了去，怨不得他福大，生日比别人都占先。又是太祖太爷的生日冥寿。过了灯节，就是大太太和宝姐姐，他们娘儿两个遇的巧。三月初一是太太的，初九是琏二哥哥。二月没人。”袭人道：“二月十二是林姑娘，怎么没人？只不是咱们家的。”探春笑道：“你看我这个记性儿。”宝玉笑指袭人道：“他和林妹妹是一日，他所以记得。”探春笑道：“原来你两个倒是一日，每年连头也不给我们磕一个。平儿的生日，我们也不知道，这也是才知道的。”平儿笑道：“我们是那牌儿名上的人？生日也没拜寿的福，也没受礼的职分，可吵嚷什么，可不悄悄儿的就过去了么？今日他又偏吵出来了。等姑娘回房，我再行礼去罢。”探春笑道：“也不敢惊动。只是今日倒要替你作个生日，我心里才过的去。”宝玉、湘云等一齐都说：“很是。”探春便吩咐了丫头去告诉他奶奶说：“我们大家说了。今日一天不放平儿出去，我们也大家凑了分子过生日呢。”

丫头笑着去了，半日回来说：“二奶奶说了，多谢姑娘们给他脸。不知过生日给他些什么吃？只别忘了二奶奶，就不来絮聒他了。”众人都笑了。探春因说道：“可巧今日里头厨房不预备饭，一应下面弄菜，都是外头收拾。咱们就凑了钱，叫柳家的来领了去，只在咱们里头收拾倒好。”众人都说：“很好。”

探春一面遣人去请李纨、宝钗、黛玉，一面遣人去传柳家的进来，吩咐他内厨房中快收拾两桌酒席。柳家的不知何意，因说外厨房都预备了。探春笑道：“你原来不知道，今日是平姑娘的好日子，外头预备的是上头的，这如今我们私下又凑了分子，单为平姑娘预备两桌请他。你只管拣新巧的菜蔬预备了来，开了账，我那里领钱。”柳家的笑道：“今日又是平姑娘的千秋？我们竟不知道。”说着，便给平儿磕头，慌得平儿拉起他来。柳家的忙去预备酒席。

这里探春又邀了宝玉，同到厅上去吃面，等到李纨、宝钗一齐来全，又遣人去请薛姨妈和黛玉。因天气和暖，黛玉之疾渐愈，故也来了。花团锦簇，挤了一厅的人。谁知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帛四色寿礼给宝玉，宝玉于是过去陪他吃面。两家皆办了寿酒，互相酬送，彼此同领。至午间，宝玉又陪薛蝌吃了两杯酒。宝钗带了宝琴过来给薛蝌行礼，把盏毕，宝钗因嘱咐薛蝌：“家里的酒也不用送过那边去，这虚套竟收了。你只请伙计们吃罢。我们和宝兄弟进去，还要待人去呢，也不能陪你了。”薛蝌忙说：“姐姐兄弟只管请，只怕伙计们也就好来了。”

宝玉忙又告过罪，方同他姊妹回来。一进角门，宝钗便命婆子将门锁上，把钥匙要了，自己拿着。宝玉忙说：“这一道门何必关？又没多的人走，况且姨娘、姐姐、妹妹都在里头，倘或要家去取什么，岂不费事？”宝钗笑道：“小心没过逾的。



你们那边，这几日七事八事，竟没有我们那边的人，可知是这门关的有功效了。要是开着，保不住那起人图顺脚走近路，从这里走，拦谁的是？不如锁了，连妈妈和我也禁着些，大家别走。纵有了事，也就赖不着这边的人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原来姐姐也知道我们那边近日丢了东西？”宝钗笑道：“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两件，乃因人而及物。要不是里头有人，你连这两件还不知道呢。殊不知还有几件比这两件大的呢。若以后叨登不出来，是大家的造化，若叨登出来了，不知里头连累多少人呢。你也是不管事的人，我才告诉你。平儿是个明白人，我前日也告诉了他，皆因他奶奶不在外头，所以使他明白了。若不犯出来，大家落得丢开手；若犯出来，他心里已有了稿儿，自有头绪，就冤屈不着平人了。你只听我说，以后留神小心就是了。这话也不可告诉第二个人。”

说着，来到沁芳亭边，只见袭人、香菱、侍书、晴雯、麝月、芳官、蕊官、藕官十来个人，都在那里看鱼玩呢。见他们来了，都说：“芍药栏里预备下了，快去上席罢。”宝钗等随携了他们，同到芍药栏中红香圃三间小敞厅内。连尤氏已请过来了，诸人都在那里，只没平儿。

原来平儿出去，有赖林诸家送了礼来，连三接四，上中下三等家人，拜寿送礼的不少。平儿忙着打发赏钱道谢，一面又色色的回明了凤姐儿，不过留下几样，也有不受的，也有受下即刻赏给人的。忙了一回，又直等凤姐儿吃过面，方换了衣裳，往园里来。刚进了园，就有几个丫鬟来找他，一同到了红香圃中，只见筵开玳瑁，褥设芙蓉。众人都笑说：“寿星全了。”上面四座，定要让他们四个人坐。四人皆不肯。

薛姨妈说：“我老天拔地，不合你们的群儿，我倒拘的慌，不如我到厅上随便躺躺去倒好。我又吃不下什么去，又不大吃酒，这里让他们，倒便宜。”尤氏等执意不从。宝钗道：“这也罢了，倒是让妈妈在厅上歪着自如些。有爱吃的送些过去，倒还自在。且前头没人在那里，又可照看了。”探春笑道：“既这样，恭敬不如从命。”因大家送到议事厅上，眼看着命小丫头们铺了一个锦褥并靠背引枕之类，又嘱咐：“好生给姨太太捶腿。要茶要水，别推三拉四的。回来送了东西来，姨太太吃了，赏你们吃。只别离了这里。”小丫头们都答应了。

探春等方回来。终久让宝琴、岫烟二人在上，平儿面西坐，宝玉面东坐。探春又接了鸳鸯来，二人并肩对面相陪。西边一桌，宝钗、黛玉、湘云、迎春、惜春依序，一面又拉了香菱、玉钏儿二人打横。三桌上尤氏、李纨，又拉了袭人彩云陪坐。四桌上便是紫鹃、莺儿、晴雯、小螺、司棋等人团坐。

当下探春等还要把盏，宝琴等四人都说：“这一闹，一日也坐不成了。”方才罢了。两个女先儿，要弹词上寿。众人都说：“我们这里没人听那些野话，你厅上去，说给姨太太解闷儿去罢。”一面又将各色吃食拣了，命人送给薛姨妈去。宝玉便说：



“雅坐无趣，须要行令才好。”众人中有说行这个令好的，又有说行那个令才好的。黛玉道：“依我说，拿了笔砚，将各色令都写了，拈成阄儿，咱们抓出那个来就是那个。”众人都道：“妙极！”即命拿了一副笔砚花笺。香菱近日学了诗，又天天学写字，见了笔砚，便巴不得连忙起来，说：“我写。”

众人想了一回，共得十来个，念着，香菱一一写了，搓成阄儿，掷在一个瓶中。探春便命平儿拈，平儿向内搅了一搅，用箸夹了一个出来，打开一看，上写着“射覆”二字。宝钗笑道：“把个令祖宗拈出来了。射覆从古有的，如今失了传，这是后纂的，比一切的令都难。这里头倒有一半是不会的，不如毁了，另拈一个雅俗共赏的。”探春笑道：“既拈了出来，如何再毁？如今再拈一个，若是雅俗共赏的，便叫他们行去，咱们行这一个。”说着，又叫袭人拈了一个，却是“拇战”。

湘云先笑着说：“这个简断爽利，合了我的脾气。我不行这个射覆，没的垂头丧气闷人，我只猜拳去了。”探春道：“惟有他乱令，宝姐姐快罚他一钟。”宝钗不容分说，笑灌了湘云一杯。探春道：“我吃一杯，我是令官，也不用宣，只听我分派。取了骰子令盆来，从琴妹妹掷起，挨着掷下去，对了点的二人射覆。”

宝琴一掷，是个“三”。岫烟、宝玉等皆掷的不对，直到香菱方掷了个“三”。宝琴笑道：“只好室内生春，若说到外头去，可太没头绪了。”探春道：“自然。三次不中者罚一杯，你覆他射。”

宝琴想了一想，说了个“老”字。香菱原生于这令，一时想不到，满室满席都不见有与“老”字相连的成语。湘云先听了，便也乱看，忽见门斗上贴着“红香圃”三个字，便知宝琴覆的是“吾不如老圃”的“圃”字。见香菱射不着，众人击鼓又催，便悄悄的拉香菱，教他说“药”字。黛玉偏看见了，说：“快罚他！又在那里传递呢。”闹得众人都知道了，忙又罚了一杯。恨的湘云拿筷子敲黛玉的手。

于是罚了香菱一杯。下则宝钗和探春对了点子，探春便覆了一“人”字。宝钗笑道：“这个‘人’字泛得很。”探春笑道：“添一个字，两覆一射，也不泛了。”说着，便又说了一个“窗”字。宝钗一想，因见席上有鸡，便猜着他是用“鸡窗”“鸡人”二典了，因射了一个“埭”字。探春知他射着，用了“鸡栖于埭”的典，二人一笑，各饮一口门杯。

湘云等不得，早和宝玉“三”“五”乱叫，猜起拳来。那边尤氏和鸳鸯隔着席，也“七”“八”乱叫，猜起拳来。平儿、袭人也作了一对。叮叮当当，只听得腕上镯子响。一时，湘云赢了宝玉，袭人赢了平儿，二人限酒底酒面。湘云便说：“酒面要一句古文，一句旧诗，一句骨牌名，一句曲牌名，还要一句时宪书上有的话，共总成一句话。酒底要关人事的果菜名。”

众人听了，都说：“惟有他的令比人唠叨，倒也有些意思。”便催宝玉快说。宝玉笑道：“谁说过这个。也等想一想儿。”黛玉便道：“你多喝一钟，我替你说。”



宝玉真个喝了酒。听黛玉说道：

落霞与孤鹜齐飞，风急江天过雁哀，却是一枝折足雁，叫得人九回肠。这是鸿雁来宾。

说得大家笑了。众人说：“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。”黛玉又拈了一个榛瓢，说酒底道：

棒子非关隔院砧，何来万户捣衣声？

令完。鸳鸯、袭人等皆说的是一句俗话，都带一个“寿”字，不须多赘。

大家轮流乱了一阵。这上面湘云又和宝琴对了手，李纨和岫烟对了点子。李纨便覆了一个“瓢”字，岫烟便射了一个“绿”字，二人会意，各饮一口。湘云的拳却输了，请酒面酒底。宝琴笑道：“请君入瓮。”大家笑起来，说：“这个典用得当。”湘云便说道：

奔腾澎湃，江间波浪兼天涌，须要铁索缆孤舟，既遇着一江风，不宜出行。

说的众人都笑了，说：“好个诳断了肠子的！怪道他出这个令，故意惹人笑。”又催他：“快说酒底儿。”湘云吃了酒，夹了一块鸭肉，呷了口酒。忽见碗内有半个鸭头，遂夹出来吃脑子。众人催他：“别只顾吃，你到底快说呀。”湘云使用箸子举着说道：

这鸭头不是那丫头，头上那有桂花油？

众人越发笑起来，引得晴雯、小螺等一千人都走过来说：“云姑娘会开心儿，拿着我们取笑儿，快罚二杯才罢。怎么见得我们就该擦桂花油呢？倒得每人给瓶子桂花油擦擦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他倒有心给你们一瓶子油，又怕挂误着打窃盗官司。”众人不理论，宝玉却明白，忙低了头。彩云心里有病，不觉的红了脸。宝钗忙暗暗的瞅了黛玉一眼。黛玉自悔失言，原是打趣宝玉的，就忘了衬了彩云了，自悔不及，忙一顿的行令猜拳岔开了。

底下宝玉可巧和宝钗对了点子，宝钗便覆了一个“宝”字。宝玉想了一想，便知是宝钗作戏，指着自己的通灵玉说的，便笑道：“姐姐拿我作雅谑，我却射着了。说出来姐姐别恼，就是姐姐的讳‘钗’字就是了。”众人道：“怎么解？”宝玉道：“他说‘宝’，底下自然是‘玉’字了。我射‘钗’字，旧诗曾有‘敲断玉钗红烛冷，’岂不射着了？”湘云说道：“这用时事却使不得，两个人都该罚。”香菱道：“不止时事，这也是有出处的。”湘云道：“‘宝玉’二字并无出处，不过是春联上或有之，诗书纪载并无，算不得。”香菱道：“前日我读岑嘉州五言律，现有一句说：‘此乡多宝玉’，怎么你倒忘了？后来又读李义山七言绝句，又有一句，‘宝钗无日不生尘’。我还笑说，他两个名字都原来在唐诗上呢。”众人笑说：“这可问住了，快罚一杯。”湘云无话，只得饮了。



大家又该对点划拳，这些人因贾母、王夫人不在家，没了管束，便任意取乐，呼三喝四，喊七叫八。满厅中红飞翠舞，玉动珠摇，真是十分热闹。玩了一回，大家方起席散了。却忽然不见了湘云，只当他外头自便就来，谁知越等越没了影儿。使人各处去找，那里找的着？

接着林之孝家的同着几个老婆子来，一则恐有正事呼唤，二则恐丫鬟们年轻，趁王夫人不在家，不服探春等约束，恣意痛饮，失了体统，故来请问有事无事。探春见他们来了，便知其意，忙笑道：“你们又不放心，来查我们来了。我们并没有多吃酒，不过是大家玩笑，将酒作引子。妈妈们别耽心。”李纨、尤氏也都笑说：“你们歇着去罢，我们也不敢叫他们多吃了。”林之孝家的等人笑说：“我们知道。连老太太让姑娘们吃酒，姑娘们还不肯吃呢，何况太太们不在家，自然玩罢了。我们怕有事，来打听打听。二则天长了，姑娘们玩一会子，还该点补些小食儿。素日又不大吃杂项东西，如今吃一两杯酒，若不多吃些东西，怕受伤。”探春笑道：“妈妈说的是，我们也正要吃呢。”回头命取点心来。两旁丫鬟们齐声答应了，忙去传点心。探春又笑让：“你们歇着去，或是姨妈那里说话儿去。我们即刻打发人送酒你们吃去。”林之孝家的等人笑回：“不敢领了。”又站了一回，方退出去了。平儿摸着脸笑道：“我的脸都热了，也不好意思见他们。依我说，竟收了罢，别惹他们再来，倒没意思了。”探春笑道：“不相干，横竖咱们不认真喝酒就罢了。”

正说着，只见一个小丫头笑嘻嘻的走来说：“姑娘们快瞧，云姑娘吃醉了，图凉快，在山子后头一块青石板磴上睡着了。”众人听说，都笑道：“快别吵嚷。”说着，都走来看时，果见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磴子上，业经香梦沈酣，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，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。手中的扇子在地下，也半被落花埋了，一群蜜蜂蝴蝶闹嚷嚷的围着。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。众人看了，又是爱，又是笑，忙上来推唤搀扶。湘云口内犹作睡语说酒令，嘟嘟囔囔说：“泉香酒冽，……醉扶归，宜会亲友。”众人笑推他说道：“快醒醒儿，吃饭去。这潮磴上还睡出病来呢。”

湘云慢启秋波，见了众人，又低头看了一看自己，方知是醉了。原是纳凉避暑的，不觉因多罚了两杯酒。娇娜不胜，便睡着了，心中反觉自悔。早有小丫头端了一盆洗脸水，两个捧着镜奁。众人等着他。便在石磴上重新匀了脸，拢了鬓，连忙起身，同着来至红香圃中。又吃了两杯浓茶，探春忙命将醒酒石拿来，给他衔在口内，一时又命他吃了些酸汤，方才觉得好了些。

当下又选了几样果菜给凤姐儿送去，凤姐儿也送了几样来。宝钗等吃过点心，大家也有坐的，也有立的，也有在外观花的，也有倚栏看鱼的，各自取便，说笑不一。探春便和宝琴下棋，宝钗、岫烟观局。黛玉和宝玉在一簇花下唧唧啾啾，不知说些什么。只见林之孝家的和一群女人带了一个媳妇进来。那媳妇愁眉泪眼，也不



敢进厅来，到阶下便朝上跪下磕头。探春因一块棋受了敌，算来算去，总得了两个眼，便折了官着儿，两眼只瞅着棋盘，一只手伸在盒内，只管抓棋子作想。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。因回头要茶时，才看见，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妇说：“这是四姑娘屋里小丫头彩儿的娘，现是园内伺候的人。嘴很不好，才是我听见了，问着他，他说的话也不敢回姑娘。竟要撵出去才是。”探春道：“怎么不回大奶奶？”林之孝家的道：“方才大奶奶往厅上姨太太处去，顶头看见，我已回明白了，叫回姑娘来。”探春道：“怎么不回二奶奶？”平儿道：“不回去也罢，我回去说一声就是了。既这么着，就撵他出去，等太太回来再回，请姑娘定夺。”探春点头，仍又下棋。这里林之孝家的带了那人出去，不提。

黛玉和宝玉二人站在花下，遥遥盼望。黛玉便说道：“你家三丫头倒是个乖人。虽然叫他管些事，也倒一步不肯多走，差不多的人，就早作起威福来了。”宝玉道：“你不知道呢，你病着时，他干了几件事，这园子也分了人管，如今多掐一根草也不能了。又蠲了几件事，单拿我和凤姐姐做筏子。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，岂止乖呢。”黛玉道：“要这样才好，咱们也太费了。我虽不管事，心里每常闲了，替他们一算，出的多，进的少，如今若不省俭，必致后手不接。”宝玉笑道：“凭他怎么后手不接，也不短了咱们四个人的。”黛玉听了，转身就往厅上寻宝钗说笑去了。

宝玉正欲走时，只见袭人走来，手内捧着一个小连环洋漆茶盘，里面可式放着两钟新茶，因问：“他往那里去呢？我见你两个半日没吃茶，巴巴的倒了两钟来，他又走了。”宝玉道：“那不是他？你给他送去。”说着，自拿了一钟。袭人便送了那钟去，偏和宝钗在一处，只得一钟茶，便说：“那位喝时那位先接了，我再倒去。”宝钗笑道：“我倒不喝，只要一口漱漱就是了。”说着，先拿起来，喝了一口，剩了半杯，递在黛玉手内。袭人笑说：“我再倒去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你知道我这病，大夫不许多吃茶，这半钟尽够了，难为你想的到。”说毕饮干，将杯放下。袭人又来接宝玉的。宝玉因问：“这半日不见芳官，他在那里呢？”袭人四顾一瞧，说：“才在这里的，几个人斗草玩，这会子不见了。”

宝玉听说，便忙回房中，果见芳官面向里睡在床上。宝玉推他说道：“快别睡觉，咱们外头玩去。一会子好吃饭。”芳官道：“你们吃酒，不理我，叫我闷了半天，可不来睡觉罢了。”宝玉拉了他起来，笑道：“咱们晚上家里再吃，回来我叫袭人姐姐带了你们桌上吃饭，何如？”芳官道：“藕官、蕊官都不上去，单我在那里，也不好。我也吃不惯那个面条子，早起也没好生吃。才刚饿了，我已告诉了柳嫂子，先给我做一碗汤，盛半碗粳米饭送来，我这里吃了就完事。若是晚上吃酒，不许叫人管着我，我要尽力吃够了才罢。我先在家里，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。如今学了这劳什子，他们说怕坏嗓子，这几年也没闻见。趁今儿，我可是要开斋了。”宝玉道：“这个容易。”



说着，只见柳家的果遣人送了一个盒子来。春燕接着，揭开看时，里面是一碗虾丸鸡皮汤，又是一碗酒酿清蒸鸭子，一碟腌的胭脂鹅脯，还有一碟四个奶油松瓤卷酥，并一大碗热腾腾碧莹莹绿畦香稻粳米饭。春燕放在案上，走来安小菜碗箸，过来拨了一碗饭。芳官便说：“油腻腻的，谁吃这些东西。”只将汤泡饭，吃了一碗，拣了两块腌鹅，就不吃了。宝玉闻着，倒觉比往常之味又胜些似的，遂吃了一个卷酥，又命春燕也拨了半碗饭，泡汤一吃，十分香甜可口。春燕和芳官都笑了。

吃毕，春燕便将剩的要交回。宝玉道：“你吃了罢，若不够，再要些来。”春燕道：“不用要，这就够了。方才麝月姐姐拿了两盘子点心给我们吃了，我再吃了这个，尽够了，不用再吃了。”说着，便站在桌旁，一顿吃了。又留下两个卷酥，说：“这个留着给我妈吃。晚上要吃酒，给我两碗酒吃就是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也爱吃酒？等着咱们晚上痛喝一回。你袭人姐姐和晴雯姐姐的量也好，也要喝，只是每日不好意思的，趁今儿大家开斋。还有件事，想着嘱咐你，竟忘了，此刻才想起来。以后芳官全要你照看他，他或有不到处，你提他。袭人照顾不过这些人来。”

春燕道：“我都知道，不用你操心。但只五儿的事怎么样？”宝玉道：“你和柳家的说去，明儿直叫他进来罢。等我告诉他们一声就完了。”芳官听了，笑道：“这倒是正经事。”春燕又叫两个小丫头进来，伏侍洗手倒茶。自己收了家伙，交给婆子，也洗手，便去找柳家的，不在话下。

宝玉便出来，仍往红香圃寻众姐妹。芳官在后，拿着巾扇。刚出了院门，只见袭人、晴雯二人携手回来。宝玉问：“你们做什么呢？”袭人道：“摆下饭了，等你吃饭呢。”宝玉笑着将方才吃饭的一节，告诉了他两个。袭人笑道：“我说你是猫儿食。虽然如此，也该上去陪他们，多少应个景儿。”晴雯用手指戳在芳官额上，说道：“你就是狐媚子！什么空儿，跑了去吃饭。两个怎么约下了？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儿。”袭人笑道：“不过是误打误撞的遇见，说约下，可是没有的事。”晴雯道：“既这么着，要我们无用。明儿我们都走了，让芳官一个人，就够使了。”袭人笑道：“我们都去了使得，你却去不得。”晴雯道：“惟有我是第一个要去，又懒，又夯，性子又不好，又没用。”袭人笑道：“倘或那孔雀褂子襟再烧了窟窿，你去了，谁能以补呢？你倒别和我拿三搬四的。我烦你做个什么，把你懒的横针不拈，竖线不动。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烦你，横竖都是他的，你就都不肯做。什么我去了几天，你病的七死八活，一夜连命也不顾，给他做了出来，这又是什么原故？你到底说话呀，怎么装憨儿，和我笑，那也当不了什么。”晴雯笑着啐了一口。大家说着，来至厅上。薛姨妈也来了，依序坐下吃饭。宝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饭，应景而已。

一时吃毕，大家吃茶闲话，又随便玩笑。外面小螺和香菱、芳官、蕊官、藕官、豆官等四五个人，满园玩了一回，大家采了些花草来，兜着坐在花草堆里斗草。这一个说：“我有观音柳。”那一个说：“我有罗汉松。”那一个又说：“我有君



子竹，”这一个又说：“我有美人蕉。”这个又说：“我有星星翠。”那个又说：“我有月月红。”这个又说：“我有《牡丹亭》上的牡丹花，”那个又说：“我有《琵琶记》里的枇杷果。”豆官便说：“我有姐妹花。”众人没了，香菱便说：“我有夫妻蕙。”豆官说：“从没听见有个‘夫妻蕙’。”香菱道：“一个剪儿一个花儿叫做‘兰’，一个剪儿几个花儿叫做‘蕙’，上下结花的为‘兄弟蕙’，并头结花的为‘夫妻蕙’。我这枝并头的，怎么不是‘夫妻蕙’？”豆官没了的说了，便起身笑道：“依你说，要是这两枝一大一小，就是‘老子儿子蕙’了？若是两枝背面开的，就是‘仇人蕙’了？你汉子去了大半年，你想他了，便拉扯着蕙上也有了夫妻了，好不害臊。”

香菱听了，红了脸，忙要起身拧他，笑骂道：“我把你这个烂了嘴的小蹄子！满口里放屁胡说！”豆官见他要站起来，怎肯容他，就连忙伏身将他压住，回头笑着央告蕊官等：“来帮着我拧他这张嘴！”两个人滚在地下。众人拍手笑说：“了不得了！那是一洼子水，可惜弄了他的新裙子。”豆官回头看了一看，果见傍边有一汪积雨，香菱的半条裙子都污湿了，自己不好意思，忙夺手跑了。众人笑个不住，怕香菱拿他们出气，也都笑着哄而散。

香菱起身，低头一瞧，见那裙上犹滴滴点点流下绿水来。正恨骂不绝，可巧宝玉见他们斗草，也寻了些草花来凑戏。忽见众人跑了，只剩了香菱一个，低头弄裙，因问：“怎么散了？”香菱便说：“我有一枝夫妻蕙，他们不知道，反说我诌，因此闹起来，把我的新裙子也遭塌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有夫妻蕙，我这里倒有一枝并蒂菱。”口内说着，手里真个拈着一枝并蒂菱花，又拈了那枝夫妻蕙在手内。香菱道：“什么夫妻不夫妻、并蒂不并蒂，你瞧瞧这裙子！”宝玉便低头一瞧，“嗟呀”了一声，说：“怎么就拉在泥里了？可惜。这石榴红绫，最不禁染。”香菱道：“这是前儿琴姑娘带了来的，姑娘做了一条，我做了一条，今儿才上身。”宝玉跌脚叹道：“若你们家，一日遭塌这么一件，也不值什么。只是头一件，既系琴姑娘带来的，你和宝姐姐每人才一件，他的尚好，你的先弄坏了，岂不辜负他的心？二则，姨妈老人家的嘴碎，饶这么着，我还听见常说你们不知过日子，只会遭塌东西，不知惜福。这叫姨妈看见了，又说个不清。”香菱听了这话，却碰在心坎儿上，反倒喜欢起来，因笑道：“就是这话。我虽有几条新裙子，都不合这一样；若有一样的，赶着换了，也就好了，过后再说。”宝玉道：“你快休动，只站着方好。不然，连小衣、膝裤、鞋面都要弄上泥水了。我有主意，袭人上月做了一条和这个一模一样的。他因有孝，如今也不穿，竟送了你换下这个来，何如？”香菱笑着摇头说：“不好。倘或他们听见了，倒不好。”宝玉道：“这怕什么？等他孝满了，他爱什么，难道不许你送他别的不成？你若这样，不是你素日为人了。况且不是瞒人的事，只管告诉宝姐姐也可。只不过怕姨妈老人家生气罢咧。”香菱想了一想有理，



点头笑道：“就是这样罢了，别辜负了你的心，等着你。千万叫他亲自送来才好。”

宝玉听了，喜欢非常，答应了，忙忙的回来。一壁低头心下暗想：“可惜这么一个人，没父母，连自己本姓都忘了，被人拐出来，偏又卖给这个霸王。”因又想起：“往日平儿也是意外，想不到的，今儿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。”一面胡思乱想，来至房中，拉了袭人，细细告诉了他原故。

香菱之为人，无人不怜爱的；袭人又本是个手中撒漫的，况与香菱相好，一闻此信，忙就开箱取了出来，折好，随了宝玉来寻香菱。见他还站在那里等呢。袭人笑道：“我说你太淘气了，总要淘出个故事来才罢。”香菱红了脸，笑说：“多谢姐姐了，谁知那起促狭鬼使的黑心。”说着，接了裙子，展开一看，果然合自己的一样。又命宝玉背过脸去，自己向内解下来，将这条系上。袭人道：“把这腌臢了的交给我拿回去，收拾了，给你送来。你要拿回去，看见了，又是要问的。”香菱道：“好姐姐，你拿去，不拘给那个妹妹罢。我有了这个，不要他了。”袭人道：“你倒大方的很。”香菱忙又拜了两拜，道谢袭人。一面袭人拿了那条泥污了的裙子就走。

香菱见宝玉蹲在地下，将方才夫妻蕙与并蒂菱用树枝儿挖了一个坑，先抓些落花来铺垫了，将这菱、蕙安置上，又将些落花来掩了，方撮土掩埋平伏。香菱拉他的手笑道：“这又叫做什么？怪道人人说你惯会鬼鬼祟祟使人肉麻呢。你瞧瞧，你这手弄得泥污苔滑的，还不快洗去。”宝玉笑着，方起身走了去洗手。香菱也自走开。

二人已走了数步，香菱复转身回来，叫住宝玉。宝玉不知有何说话，扎煞着两只泥手，笑嘻嘻的转来，问：“作什么？”香菱红了脸，只管笑，嘴里却要说什么，又说不出口来。因那边他的小丫头臻儿走来说：“二姑娘等你说话呢。”香菱脸又一红，方向宝玉道：“裙子的事，可别和你哥哥说，就完了。”说毕，即转身走了。宝玉笑道：“可不是我疯了，往虎口里探头儿去呢。”说着，也回去了。不知端详，下回分解。



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

话说宝玉回至房中洗手，因和袭人商议：“晚间吃酒，大家取乐，不可拘泥。如今吃什么好？早说给他们备办去。”袭人笑道：“你放心，我和晴雯、麝月、秋纹四个人，每人五钱银子。共是二两；芳官、碧痕、春燕、四儿四个人，每人三钱银子，他们告假的不算：共是三两二钱银子，早已交给了柳嫂子，预备四十碟果子。我和平儿说了，已经抬了一坛好绍兴酒，藏在那边了。我们八个人，单替你过生日。”宝玉听了，喜的忙说：“他们是那里的钱？不该叫他们出才是。”晴雯道：“他们没钱，难道我们是有钱的？这原是各人的心，那怕他偷的呢，只管领他的情就是了。”

宝玉听了，笑说：“你说的是。”袭人笑道：“你这个人，一天不捱他两句硬话村你，你再过不去。”晴雯笑道：“你如今也学坏了，专会调三窝四。”说着，大家都笑了。宝玉说：“关了院门罢。”袭人笑道：“怪不得人说你是无事忙。这会子关了门，人倒疑惑起来，索性再等一等。”

宝玉点头，因说：“我出去走走。四儿舀水去，春燕一个跟我来罢。”说着走至外边，因见无人，便问五儿之事。春燕道：“我才告诉了柳嫂子，他倒很喜欢。只是五儿那一夜受了委屈烦恼，回去又气病了，那里来得？只等好了罢。”宝玉听了，未免后悔长叹。因又问：“这事袭人知道不知道？”春燕道：“我没告诉，不知芳官可说了没有？”宝玉道：“我却没告诉过他。也罢，等我告诉他就是了。”说毕，复走进来，故意洗手。

已是掌灯时分，听得院门前有一群人进来。大家隔窗悄视，果见林之孝家的和几个管事的女人走来，前头一人提着大灯笼。晴雯悄笑道：“他们查上夜的人来了。这一出去，咱们就好关门了。”只见怡红院凡上夜的人，都迎出去了。林之孝家的看了不少，又吩咐：“别要钱吃酒，放倒头睡到大天亮。我听见是不依的。”众人都笑说：“那里有这么大胆子的人。”

林之孝家的又问：“宝二爷睡下了没有？”众人都回：“不知道。”袭人忙推宝玉。宝玉趂了鞋，便迎出来，笑道：“我还没睡呢。妈妈进来歇歇。”又叫袭人倒茶来。林之孝家的忙进来，笑说：“还没睡呢？如今天长夜短，该早些睡了，明日方起的早。不然，到了明日起迟了，人家笑话，不是个读书上学的公子了，倒像那起挑脚汉了。”说毕，又笑。宝玉忙笑道：“妈妈说的是。我每日都睡的早。妈妈每日



进来，可都是我不知道的，已经睡了。今日因吃了面，怕停食，所以多玩一回。”林之孝家的又向袭人等笑说：“该淌些普洱茶喝。”袭人、晴雯二人忙说：“淌了一茶缸子女儿茶，已经喝过两碗了。大娘也尝一碗，都是现成的。”

说着，晴雯便倒了来。林家的站起接了，又笑道：“这些时，我听见二爷嘴里都换了字眼，赶着这几位大姑娘们竟叫起名字来。虽然在这屋里，到底是老太太、太太的人，还该嘴里尊重些才是。若一时半刻偶然叫一声使得，若只管顺口叫起来，怕以后兄弟侄儿照样，就惹人笑话这家子的人眼里没有长辈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妈妈说的是。我不过是一时半刻偶然叫一句是有的。”袭人、晴雯都笑说：“这可别委屈了他。直到如今，他可‘姐姐’没离了嘴，不过玩的时候叫一声半声名字。若当着人，却是和先一样。”林之孝家的笑道：“这才好呢，这才是读书知礼的。越自己谦逊，越尊重。别说是三五代的陈人，现从老太太、太太屋里拨过来的，就是老太太、太太屋里的猫儿狗儿，轻易也伤不得他。这才是受过调教的公子行事。”说毕，吃了茶，便说：“请安歇罢，我们走了。”宝玉还说：“再歇歇。”那林之孝家的已带了众人又查别处去了。

这里晴雯等忙命关了门，进来笑说：“这位奶奶那里吃了一杯来了？唠三叨四的，又排场了我们一顿去了。”麝月笑道：“他也不是好意的，少不得也要常提着些儿，也堤防着，怕走了大褶儿的意思。”说着，一面摆上酒果。袭人道：“不用高桌，咱们把那张花梨圆炕桌子放在炕上坐，又宽绰，又便宜。”说着，大家果然抬来。麝月和四儿那边去搬果子，用两个大茶盘，做四五次方搬运了来。两个老婆子蹲在外面火盆上筛酒。

宝玉说：“天热，咱们都脱了大衣裳才好。”众人笑道：“你要脱你脱，我们还要轮流安席呢。”宝玉笑道：“这一安席，就要到五更天了。知道我最怕这些俗套，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，这会子还恼我就不好了。”众人听了都说：“依你。”于是先不上坐，且忙着卸妆宽衣。一时将正妆卸去，头上只随便挽着髻儿，身上皆是紧身袄儿。宝玉只穿着大红绵纱小袄儿，下面绿绫弹墨夹裤，散着裤脚，系着一条汗巾，靠着一个各色玫瑰芍药花瓣装的玉色夹纱新枕头，和芳官两个先划拳。当时芳官满口嚷热，只穿着一件玉色红青驼绒三色缎子拼的水田小夹袄，束着一条柳绿汗巾；底下是水红酒花夹裤，也散着裤脚；头上齐额编着一圈小辫，总归至顶心，结一根粗辫，拖在脑后；右耳根内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玉塞子，左耳上单一个白果大小的硬红镶金大坠子。越显得面如满月犹白，眼似秋水还清。引得众人笑说：“他两个倒像一对双生的弟兄。”

袭人等一一斟上酒来，说：“且等一等再划拳，虽不安席，在我们每人手里吃一口罢了。”于是袭人为先，端在唇上，吃了一口，其余依次下去，一一吃过，大家方团圆坐了。春燕、四儿因炕沿坐不下，便端了两个绒套绣墩，近炕沿放下。那四十个碟子，



皆是一色白彩定窑的，不过小茶碟大，里面自是山南海北干鲜水陆的酒馐果菜。

宝玉因说：“咱们也该行个令才好。”袭人道：“斯文些才好，别大呼小叫，叫人听见；二则我们不识字，可不要那些文的。”麝月笑道：“拿骰子咱们抢红罢。”宝玉道：“没趣，不好，咱们占花名儿好。”晴雯笑道：“正是，早已想弄这个玩意儿。”袭人道：“这个玩意虽好，人少了没趣。”春燕笑道：“依我说，咱们竟悄悄的把宝姑娘、云姑娘、林姑娘请了来，玩一会子，到二更天再睡不迟。”袭人道：“又开门阖户的闹，倘或遇见巡夜的问……”宝玉道：“怕什么！咱们三姑娘也吃酒，再请他一声才好。还有琴姑娘。”众人都道：“琴姑娘罢了，他在大奶奶屋里，叨登的大发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怕什么！你们就快请去。”

春燕、四儿都巴不得一声，二人忙命开门。各带小丫头分头去请。晴雯、麝月、袭人三人又说：“他两个去请，只怕宝林两个不肯来，须得我们去请，死活拉了来。”于是袭人、晴雯忙又命老婆子打个灯笼，二人又去。果然宝钗说夜深了。黛玉说身上不好。他二人再三央求：“好歹给我们一点体面，略坐坐再来。”众人听了，却也欢喜。因想不请李纨，倘或被他知道了，倒不好，便命翠墨同春燕也再三的请了李纨和宝琴二人，会齐先后都到了怡红院中。袭人又死活拉了香菱来。炕上又并了一张桌子，方坐开了。

宝玉忙说：“林妹妹怕冷，过这边靠板壁坐。”又拿了个靠背垫着些。袭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陪着。黛玉却离桌远远的靠着靠背，因笑向宝钗、李纨、探春笑道：“你们日日说人家夜饮聚赌，今日我们自己也如此。以后怎么说人。”李纨笑道：“有何妨碍。一年之中，不过生日节间如此，并没夜夜如此，这倒也不怕。”

说着，晴雯拿了一个竹雕的签筒来，里面装着像牙花名签子，摇了一摇，放在当中。又取过骰子来，盛在盒内，摇了一摇，揭开一看，里面是六点，数至宝钗。宝钗便笑道：“我先抓，不知抓出个什么来。”说着将筒摇了一摇，伸手掣出一签，大家一看，只见签上画着一枝牡丹，题着“艳冠群芳”四字。下面又有镌的小字，一句唐诗，道是：

任是无情也动人。

又注着：“在席共贺一杯。此为群芳之冠，随意命人，不拘诗词雅谑，或新曲一支为贺。”

众人都笑说：“巧得很，你也原配牡丹花。”说着大家共贺了一杯。宝钗吃过，便笑说：“芳官唱一只我们听罢。”芳官道：“既这样，大家吃了门杯好听。”于是大家吃酒，芳官便唱：“寿筵开处风光好……”众人都道：“快打回去。这会子很不用你来上寿，拣你极好的唱来。”芳官只得细细的唱了一只《赏花时》：“翠凤翎毛扎帚杈，闲踏天门扫落花……”才罢。

宝玉却只管拿着那签，口内颠来倒去念“任是无情也动人”，听了这曲子，眼看



着芳官不语。湘云忙一手夺了，掇与宝钗。宝钗又掷了一个十六点，数到探春。探春笑道：“还不知得个什么。”伸手掣了一根出来，自己一瞧，便掇在桌上，红了脸，笑道：“很不该行这个令。这原是外头男人们行的令，许多混账话在上头。”众人不解，袭人等忙拾起来，众人看时，上面一枝杏花，那红字写着“瑶池仙品”四字，诗云：

日边红杏倚云栽。

注云：得此签者，必得贵婿，大家恭贺一杯，再同饮一杯。”

众人笑说道：“我们说是什么呢。这签原是闺阁中取笑的，除了这两三根有这话的，并无杂话。这有何妨，我们家已有了王妃，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？大喜，大喜！”说着大家来敬探春。探春那里肯饮？却被湘云、香菱、李纨等三四个人，强死强活，灌了一钟才罢。探春只叫：“蠲了这个，再行别的。”众人断不肯依。湘云拿着他的手，强掷了个十九点出来。便该李氏掣。

李氏摇了一摇，掣出一根来，一看笑道：“好极！你们瞧瞧这劳什子，竟有些意思。”众人瞧那签上，画着一枝老梅，写着“霜晓寒姿”四字，那一面旧诗是：

竹篱茅舍自甘心。

注云：“自饮一杯，下家掷骰。”李纨笑道：“真有趣，你们掷去罢，我只自吃一杯，不问你们的废兴。”说着便吃酒，将骰过给黛玉。黛玉一掷是十八点，便该湘云掣。

湘云笑着，揎拳掳袖的，伸手掣了一根出来，大家看时，一面画着一枝海棠，题着“香梦沉酣”四字，那面诗道是：

只恐夜深花睡去。

黛玉笑道：“‘夜深’两字改‘石凉’两个字倒好。”众人知他打趣日间湘云醉眠的事，都笑了。湘云笑指那自行船给黛玉看，又说：“快坐上那船家去罢，别多说了。”众人都笑了。因看注云：“既云香梦沉酣，掣此签者，不便饮酒，只令上下两家各饮一杯。”湘云拍手笑道：“阿弥陀佛，真真好签！”

恰好黛玉是上家，宝玉是下家，二人斟了两杯，只得要饮。宝玉先饮了半杯，瞅人不见，递与芳官。芳官即便端起来，一仰脖喝了。黛玉只管和人说话，将酒全折在漱盂内了。

湘云便抓起骰子来一掷个九点，数去该麝月。麝月便掣了一根出来。大家看时，上面是一枝茶蘼花，题着“韶华胜极”四字，那边写着一句旧诗，道是：

开到茶蘼花事了。

注云：“在席各饮三杯送春。”麝月问：“怎么讲？”宝玉皱皱眉儿，忙将签藏了，说：“咱们且喝酒罢。”说着，大家吃了三口，以充三杯之数。麝月一掷个十点，该香菱。香菱便掣了一根并蒂花，题着“联春绕瑞”，那面写着一句旧诗，道是：

连理枝头花正开。

注云：“共贺掣者三杯，大家陪饮一杯。”香菱便又掷了个六点，该黛玉。黛玉默默